

我的母亲

●马俊杰

“每逢佳节倍思亲”。母亲节那天，看着朋友圈铺天盖地对母亲的祝福，我愈加思念远在乡间日夜田间操劳的年迈母亲。我想，我也应该为母亲做点什么，平时我喜欢写写画画，就想用文字为母亲写篇文章，记录下母亲忙碌的身影、生活的点点滴滴，以此略表寸心吧！但又怕自己写作水平有限，唯恐不能充分展示母亲的优秀品质，有损母亲的光辉形象。正在纠结时，远在乡下的父亲一个电话让我惊出一身冷汗，“今早和你母亲一块去乡下卖菜时不慎车翻了！”我忙问：“母亲咋样？”父亲笑着说：“还好，我和你母亲都没事。”这么一说，我心里的石头才落了地，毕竟都是七十多岁的人了，哪能经得起这个折腾？我想，这次化险为夷也许都归结于母亲常年积善成德，才能躲灾避祸吧！我原本打算回去看望二老，刚好遇到这件事，这更激起了我的写作欲望，为母亲写篇文章，作为献给母亲的一份节日礼物吧！

身兼数职不叫累 勇挑重担无怨言

我的母亲在外婆眼中是个孝顺女，在爷爷眼中是个顶梁柱，在父亲眼中是个称职的好妻子，在儿女眼中是个好母亲。上世纪八十年代的那几年是母亲最辛苦的几年，外爷、外婆年事已高，虽然生活能自理，但是毕竟都七十多岁了，家里还种的有田地，需要人料理。我母亲兄弟姊妹四个，她排行老三，大舅军转干部，异地安置远在他乡，大姪子随军，二舅二姪都是公职人员常年在外很少回家，大姨家务事较多，外爷外婆家里的大小事，差不多都是母亲一个人风里来雨里去，全部包揽了。大舅姪子他们一家人也非常感激母亲，时常打电话问好。我家虽然外爷家不足五公里，要翻三道沟，母亲不会骑自行车，徒步要走一个多小时左右，有时还要手扯着姪子，肩扛着弟弟，蹒跚而行，甚是辛苦。不管自己家里再忙，她隔三岔五，都要去看望二老。遇到急事时，晚上需要去，特别是天黑入静时，翻沟越岭奶奶总是不放心，时常叮嘱她路上小心，但母亲总是笑着说：“咱又没带啥主贵东西，俺不怕，放心吧妈，白天咱自家还有活呢！”奶奶送出门说：“晚了别回了，明天回。”母亲总是说：“白天有白天活，一早干活出活也痛快。”在我家，我父亲兄妹六个，四个姑姑已成家，叔叔部队服役，婶婶洛阳拖厂上班，爷爷退休多年身体不太好，奶奶也已七十多岁了，我兄妹五个当时太小不懂事，父亲是个任职多年的村委主任，常年忙于村里的事物，没时间顾及家里。家里还有十几亩农田需要打理，当时又没有大型收割工具，真不知道麦忙季节是咋过来的。当我问起时，她总是说，无非是咱早出晚归罢了。母亲说这话时开心地笑了。

家境贫寒不服输 勤劳致富人称赞

母亲在我心目中就是个英雄人物。当时因为家里劳力少，但是我干农活从来没有落后过，而且家里母亲总是收拾得井然有序，母亲无论养牛喂猪，还是种瓜种菜摇耒耜都是行家能手。让我记忆犹新的一次，母亲和我一块在铡草喂牛，当时有人笑着对母亲说，你还会干这活啊，母亲就笑着说：“那有啥？农村活没啥学，人家咋做咱咋做。”那些年，家里种烟叶、种药材搞副业，忙得母亲天天闲不着。随着我们兄妹几个相继成家立业，我家里生活水平也逐步提高，住上了窗明几净的二层楼，天然气、自来水、家用电器、宽带相继落户我家。这些功劳的背后，也不知她老人家付出了多少心血。

家风淳朴心向善。母亲对子女要求甚严，宁愿自己吃点亏，也不让别人说闲话。在母亲的教诲下，我们弟兄二人先后从军入伍，我们在部队时把母亲的那句话作为生活工作的座右铭。我1994年入党，2001年转业至地方民政部门工作，弟弟在部队立功考学提干，现在仍在部队服役。可以说，现在我们全家子孝贤妻，家庭和和睦都归功于母亲淳朴家风传承。母亲在村里也是公认的好人，无论是谁家借东西还是谁家求帮忙，她都乐此不疲、热情相助。

母亲虽已古稀之年但精神矍铄、身体强健、思维不乱、耳聪眼明。对乡邻以善为荣，对子孙疼爱有加，对农活情有独钟。当问及她今后打算时，母亲风趣地说：“俺活到老干到老，干农活也是锻炼身体，就像你们一样每天不锻炼就像少点啥似的。”说这话时，母亲开心地笑了，那爽朗的笑声响彻了整个院子……祝母亲身心无恙、永远健康！

拼“反浩克装甲”有感

●来青苑小学四(四)班 张清平

我非常喜欢钢铁侠，已经到了痴迷的地步，我做梦都想拥有一个，成为我的好兄弟。今年寒假的第一天，早上刚一睁眼，哥哥坐在我的床边，笑着递给我一个盒子，说：“这是给你的新年礼物，提前祝你新年快乐。”我一蹦三尺高，给了哥哥一个大大的拥抱！这个反浩克装甲一共有1636个零件，我白天要写作业，只有晚饭后才能拼。拼装的过程很艰难，因为它的零件又多又小，一不小心它就会跑到沙发下面。桌椅下面和我捉迷藏，让我又急又恼，拼不成还真想把它摔了，但是我没有放弃，装了拆，拆了装，连着三个晚上几乎没有睡。功夫不负有心人，我的反浩克装甲完成啦，哈哈……

寒假里，妈妈用三天时间教了我五笔字型汉字输入法，那些字根和成字根像小蝌蚪一样游得我晕头转向，在纸上读得很熟练，可一到电脑上就找不到它们的位置了，难为的我直掉泪。在妈妈的悉心指导下，我学会了简单的五笔字型，把拼装玩具的过程用四个半小时记录下来并制作了美篇。其间虽然有不高兴、不耐烦的情绪，但这一切都随着妈妈欣喜的笑容飞远啦……

这个假期，自己亲手拼装了巨大的反浩克装甲，又学了新的输入法，激发了我动手动脑的兴趣，收获了快乐和智慧，为这个过程，点赞！为我和妈妈，点赞！



父亲的背影

●司伟宽

白色的墙壁、白色的被单、白色的医护……夜色渐深，病房内静得出奇，输液管内液体滴落的声音清晰可辨。4月5日傍晚，父亲因突发脑溢血住进医院，已昏迷整整22天了。煎熬、等待、盼望，盯着那一滴滴落入父亲静脉的液体，我真的渴望他能突然醒来，能有奇迹发生。好多东西拥有时不知不觉，行将失去时才猛然感到它的珍贵。望着病床上依然昏迷的父亲，我思绪万千，愁肠百结，不禁一遍遍地回想起成长路上父亲对我的爱，泪眼婆娑中那个蹒跚而奔波的身影又闪现在眼前。

时光荏苒，弹指一挥。上世纪80年代，我在离村子近20里地的前张楼村上初中。当地高岗丘陵，缺水少菜，我们外地学生要每周回家背一到两次干粮。从前张楼村到我家司村要经过七八个村庄，平时回去，有辆破自行车骑着，倒也不觉得远。怕就怕碰上雨雪天，道路湿滑泥泞，只有地奔回家。

大雪纷飞，寒风怒吼。我清晰地记得，那是一个隆冬的周末。下午放学后，看着教室外漫天飞舞的鹅毛大雪和银装素裹的世界，我们几个一起上学的同村老同学都犯起了愁：“回去吧，得顶风冒雪，跋泥蹚水，不知几点才能到家。不回去吧，干粮又吃完了，眼看就得忍饥挨饿。”经过一番争议后，我们还是决定按期回家。

雪大天寒，黑得比平时也早。风雪中，我们五六个小老乡趁着夜色出发了。朔风劲吹，风如刀割，雪花就像鹅毛一般从天空纷纷扬扬地飘洒下来，打在人的脸上，仿佛有了重量，生疼。积雪覆盖了大路小道，前面刚刚碾过的车轮印和人走过的脚印眨眼就不见了踪影。

夜寒雪连天，风雪夜归人。在皑皑白雪映衬下，村庄乡野一片苍茫，隐隐约约可以辨清哪里是路，哪里有坡，哪里有坑。即便如此，我们还是会时不时地出溜一下，打个趔趄，甚至一不留神摔个仰八叉。随着夜晚气温降低，道路开始结冰，变得更加湿滑了。

风雪兼程，深一脚浅一脚地艰苦跋涉。经许楼、灰河、柳树堂，过杨楼、卧虎赵、寨子贾，晚上十点多钟，我们终于走到了离村子还有一里多地的疙瘩王村东头，总算看到了希望，这时我们几个已走得浑身冒汗，禁不住又加快了脚步。风雪奈何！“伟！伟！是伟吗？”这时，前方突然传来几声呼叫声。“这么晚了，谁还在找人？”我们紧走几步，才看到不远处雪地里的一道人影。“伟，是伟不是？”这下听清了，原来是父亲的声音，父亲来接我了！“大，是我！”我应着声向父亲走过去。快走到跟前时，我才看清父亲戴着一顶草帽，身上落满了厚厚一层雪，连胡子眉毛都是白的，俨然一尊雪人，不知道他已经在里等了多久！

“冷不冷？饿了吧？”父亲说着，赶紧从怀里掏出来一个火烧，塞到我手里，火烧还热乎乎的，带着父亲的体温。我心头猛地一热，泪水差点没流出来。

外出求学，工作30多年来，不知道有多少个这样的夜晚，父亲立在门口，走出村头接我回家，无论风雨无论晴。他就像一盏灯，为我照亮了回家的路。

1991年9月份，我以8分之差报考小中专落榜，转而去县城上高中。高中生活相比初中真是强多了，起码每顿能吃上炒菜了，虽说大部分是萝卜、白菜、绿豆芽等普通的蔬菜，但不用再像初中那样顿顿啃干粮就咸菜了。父亲大概每个月给我送一次粮食，每次都是骑着家里那辆加重型的破旧大梁自行车，驮着一大袋百斤的麦子，从司村老家骑40里地给我送到县城来，兑到学校食堂，然后换成饭票。

高中的住宿条件也是很艰苦的，我们两个班的男生混住在一起，有四五十个人，可谓人多事杂。俗话说：“人上一百，形形色色”“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就学生群体本身而言，个人素质也是参差不齐。这不，有一次父亲上午刚给我送的一百多斤粮食换成饭票，我小心翼翼地吧饭票装在衣服口袋里，藏在被子底下，结果晚上就不翼而飞了。我是既

怨恨又后悔，为此偷偷地抹了好几次眼泪，最后不得不借同学的饭票才算坚持到周末。回到家里，我吓得也不敢给父母说。后来，奶奶问起我在学校的生活情况，憋屈已久的我突然痛哭起来。在奶奶的再三追问下，我才说出了丢饭票的事。“到底咋了？”在屋外忙活的父亲大概是听到了我的哭声，赶紧走了过来。“别哭了，破财免灾，下礼拜我再给你送一袋过去。”问明事情原委后，一向严厉的父亲没有责怪我，还破天荒地安慰了我几句。

我周日晚上返校，周一上午父亲就来给我送粮了。天阴沉沉的，下着蒙蒙细雨，父亲穿着一件黑色的旧军用雨衣，鞋上、车轱辘上沾满了泥巴。我知道，这是父亲怕耽误我吃饭才冒雨赶过来的。从村子到公路那段将近两里地的土路下雨就泥泞不堪，父亲一定是躬身弯腰推着走的，并且走一段得用棍子捅捅泥巴。村西头上公路的那个大坡，平时骑自行车就得推着上去，更别说带着一百多斤粮食了，父亲该是怎样吃力地推上去的啊！“这次可要放好，别再丢了。”父亲把换好的饭票悄悄装进我兜里，叮咛的话语打断了我的思绪。

父亲行医乡里数十年，医者仁心，悬壶济世，平时虽对我们兄妹4人管教甚严，但爱也颇深。他大山般的温暖是我成长的依靠，更是我投身军旅、奋力前行的不竭动力。十年寒窗无人问，金榜题名跃龙门。

1994年高考，我以优异成绩被济南陆军学院录取了。应该说，我是我们那个偏僻村庄里第一个正儿八经的本科大学生和第一个考上军校的人。村里人私下里都说，这是俺家祖坟上冒青烟了。

到军校去报到那天，考虑到我是第一次出远门，父亲和大哥执意要把我送到济南去，我是坚决没有同意。其实，从我12岁离家上初中开始，就已经离开父母温暖的怀抱，踏上了艰辛的异乡求学之路，这也培养了我独立自强的生活习惯和品格。此行虽说有千里之遥，但我还是想单独去闯一闯，这样也

能省下来往的路费，何乐而不为？“看好自己的东西。”“少和不认识的人说话。”“到学校及时给家里来封信。”临行前，父亲千叮咛万嘱咐，唯恐我走丢了或摸不到地方似的。火车是晚上八点多从郑州站始发，终点到济南站的，是那种最普通的绿皮火车，我坐的是硬座，要经过一个晚上的颠簸，第二天上午才能到站。“管它呢，刚好也能好好感受一下坐火车的滋味。”我惬意地想。

父亲终究放心不下，特意买了张站台票，还给我准备了一大包吃的喝的，来回上下车好几趟，直到帮我找到座位，安顿停当才挤下车去。站在车窗前，又是好一番交代。虽说天已立秋，依然热得要命。跑前忙后的父亲，脑门上浸满了一层细密的汗珠，衬衣也潮湿了。汽笛长鸣，火车缓缓启动。不少和我一样出远门上学学生和家里人挥手告别，有的还忍不住趴在车窗边抹起了眼泪。我本不想这样脆弱，可看着站台上渐渐模糊远去的父亲的身影，我竟突然也来了感觉。

岁月不饶人！那些年，还不到50的父亲已经须发花白，渐趋秃顶，背也稍微有点驼了。父亲多像一张弓啊，一辈子含辛茹苦，只是为了把儿女这支心中之箭射向远方，更是为了让我们早点告别土里刨食的日子，尽量少受点苦，能过上体面的生活！可怜天下父母心！“当……”这时，住院部大厅里隐隐传来报时的声音。

夜深人未眠。“心似双丝网，中有千千结！”不知怎的，脑海里就反反复复荡起那几首关于父亲的老歌的旋律。“初闻不知曲中意，再听已是曲中人。”

病床上，父亲也没有睡，只是睁着眼睛，或许已全然不知身边的一切。睡眼朦胧中，我仿佛看到父亲突然醒了，那个熟悉的、矮胖的、光脑门的、衣服总有点不大合体的身影，正笑容可掬地向我走来……

汝州面面观

●李晓伟

谓“长寿面”，以面条之象象征寿命之长，反映出汝州人对生命绵长的心理追求。

中国面食文化，发祥地在黄河流域，包括山西太行一带，黄河西岸中原段，更是北方农村文化的摇篮。古书有云：“立冬猛寒，清晨之会，充虚作战，汤饼为最。”冬，指北方冬天；汤饼是早期面食的总体。上世纪三十年代在上海，曾有《鲁迅大开汤饼会》一文，甚是轰动，可见“面食”的名声效应。这里描写的，正是北方特有的冬天景象。汤汤水水一通吃喝下去，四肢舒坦，筋脉疏通，周身细胞都暖和起来。汤里多加些姜末胡椒，不但驱寒，还预防感冒。

面食对于中国人来说，那是一天中经常会吃到的。汝州地处祖国北方，面食更是老百姓一日三餐的主食。咱们中国的面食传承到现在已经有上千年的历史了，老祖宗的手艺传承到现在，面食已经被勤劳智慧的汝州人创造出了很多种吃法。

汝州人喜欢吃面条，但花样多区别在浇头上，浇上蒜汁叫“蒜面条”，浇上浇头叫“浇面条”，上笼蒸叫“卤面条”，上锅煮叫“汤面条”……各种面条没有搅拌之前色香味俱全，精致得像一幅画。汝州人吃面讲究，机器压出的面条，感觉不如手擀的面味浓。

汝州人吃面条，四季都要有“调和”，炸酱、西红柿鸡蛋、素卤荤卤。把香菇、黄花菜、豆芽、黑木耳等作料跟炒好的肉丁加水慢火炖，是汝州人常吃的面卤，这碗“炸酱面”加上辣椒油，连汁带面刺溜刺溜大口咀嚼，鼻

尖上冒着汗，吃的面带猪相，浑身舒畅。小时候记得母亲每年都腌番茄酱，夏天番茄质优价廉，买很多来，家里大大小小的玻璃瓶子装满，红彤彤一片，厨房间、卧室的窗沿上，屋里四处角落，摆一溜，到了冬天，炒酱或浇面条，经济实惠。

试问在小时候，谁没有过感冒发烧？谁没有喝过母亲的酸汤面叶？那时候感冒发烧基本上不用去医院，都是被妈妈那一碗酸汤面叶治好的。

母亲做的酸汤面叶，支棱棱的宽面叶子，清冽冽的酸汤，浮头飘着绿油油的茼蒿、葱花，红彤彤的辣椒油和黄澄澄的小磨香油。面是手擀的。几瓢干面粉倒进面盆，浇上水，先用手顺时针搅面，和成扑簌簌的小面团团，然后再把所有的小面团揉在一起，反复地揉、搓、压。揉面时，母亲习惯在面盆旁边放一小碗水，当面揉不动了，就把手握成拳头在水里蘸一下，然后继续揉面。每次揉面都特别费劲。等把面团揉得又光又亮时，母亲就会在案板上撒一点面粉，把面团从面盆里拿出来，往案板上

一扣，“咚”的一声，然后把面盆往面上一盖，就去干别的去了。比如择菜、剥葱等。等所有琐碎的活干完了，面也醒好了。母亲先拿出一根小擀面杖，把面转着圈推开，圆圆的面团在她手里渐渐变成一张面饼，这时候，最大的那根擀面杖就该出场了。我只见她把面卷在擀杖上，骨碌碌地滚着面，抖开，换着方向再卷……一会儿的功夫，又薄又光的面擀好下锅了。



吃面之前，先顺着碗边哧——溜，喝一小口汤，在嘴里含一会儿，然后慢慢地、慢慢地咽下去。嘶——从嘴唇，到舌头，到整个口腔，到喉咙，到食管，再到胃里——凡是酸汤所到之处，那是一种说不出来，描述不清的舒服和熨帖呀。

转眼功夫，一大碗酸汤面叶就没了，连汤也喝得一滴不剩，要端着碗，仰起头，让碗里最后一滴汤都滴到嘴里才肯放下碗来。

美味乃一方水土于人的恩赐，时间在汝州这块神奇的土地上留下了丰富的历史故事，更留下唇齿间挥之不去、萦绕心间的面条美食。

一方水土，成就了汝州的面条筋与劲的内涵，丰富独特的营养和性格，就像这里的人们敦厚正直，诚信质朴。

在汝州，无论面条有多少种做法，都比不上妈妈做的那一碗。那种味道，其实就是家的味道，是心中最温暖的记忆。动人的慰藉，美好的期盼，汝州面条，是一场舌尖上的盛宴。

面条，可谓世界上最具包容性的食物。不管是一碗清汤，还是几瓣大蒜，一点猪油抑或是前顿的剩菜，只要和面条糅合，无疑都能成就出崭新餐。在中国，地不南南北，味无涉淡浓，基本上可以说，中国的每一座城市都有一种属于自己代表性的面条。

而在汝州，这个说法另当别论。大致算下来，汝州的面条有十多种，包括蒜面条、浇面条、浆面条、饸饹面、炸酱面、糊涂面、汤面条、卤面、焖面、炒面、烩面等等等等，除了浇面条，其它的面条都很专一，叫啥就是啥，没有其它枝枝节节，单听名字就知道其内涵。而浇面条就不一样，它有好几种分支，比如肉浇面、素浇面、过水面等，显得很另类。但要说哪一种面条独领风骚，一统江湖、独具代表性，还真是不好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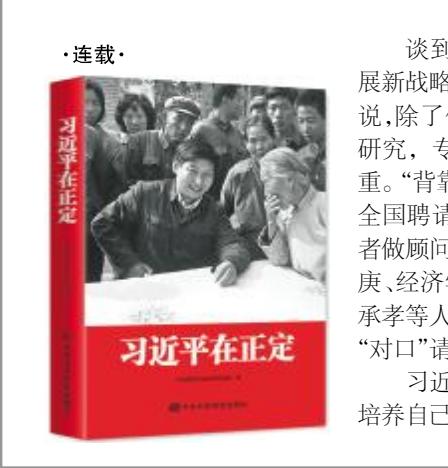
汝州面条的形状，有宽有窄，有厚有薄。根据这些特点，烹调的手法可分为煮、炒、拉、焖、蒸、削等等。可以说，汝州人为面条赋予了各种可能。

那么多面条，虽然看起来在生活中无处不在，但每一种都有其独特的味道——在某些情况下有的还有好几种。而这些面条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有嚼劲的面条带来重复和咀嚼，有温暖的面条带来美味和富足，是汝州百姓最喜欢的味道。

对于一个简单的填充肚子和温暖灵魂的东西来说，汝州面条品种多，吃法别致，风格各异，成品劲道、滑利爽口，余味浓长。

汝州人对吃面条从不含糊，不但爱吃，还吃的讲究。在汝州吃面条的精髓，就藏在巷子里，藏在夜市里，藏在居家日常里。同时，不论是以前还是现在，不论是男女还是老少，汝州人过生日必须吃一碗面条，

汝州名吃



谈到正定“半城郊型”经济发展新战略形成的过程，习近平同志说，除了他和县委、县政府的调查研究，专家顾问团的作用举足轻重。“背靠大树好乘凉。”正定县在全国聘请了几十位有名的专家学者做顾问，其中就包括数学家华罗庚、经济学家于光远、教育家潘承孝等人，全县的每一个乡镇也都“对口”请来专家当顾问。习近平同志说：“我们当然要培养自己的人才，但是现在的我们的

人才还没培养起来，就像自己栽的小树没长起来，要借一借大树的荫凉，大树就是这些专家，他们对正定的科学决策确实起了很大的作用。”

习近平同志所说的和我们调查了解到的情况十分吻合。“半城郊型”经济就是习近平同志在调查研究基础上，和经济学家于光远反复讨论提出来的。他把“半城郊型”经济解释为：“靠山吃山，靠水吃水，靠城吃城”，概括为“投其所好，供其所需，取其所长，补其所短，应其所变”20字方针，这个解释和概括准确而生动，放在今天看都很精彩。

习近平同志说：“我们正定，南面、西部毗邻石家庄，县城离市区15公里，离得多么近。而且，有2条铁路和4条公路与城市相连，交界线长达29公里，这是很独特的条件。如果靠城不会吃城，那就是傻瓜！”

其实，“半城郊型”经济“靠城吃城”，就有“背靠大树好乘凉”的意思在里面。这和聘请专家顾问一样，都是“借助外力，发展自己”的思路。

习近平同志还谈到正定县对古建筑和文物的保护工作。正定县城里有一座隋代建的寺院叫隆兴寺，人称“大佛寺”，已经年久失修。正定还有一个临济寺，比隆兴寺还早46年，是佛教临济宗祖庭，但寺院已荡然无存，只剩下一座佛塔。习近平同志及时拨款、筹款，修复隆兴寺，恢复了临济寺。

(未完待续)